

冯梦龙 编

喻世明言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知识出版社

2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喻世明言

冯梦龙 编

· 2 ·

知 识 出 版 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第 一 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1
第 二 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38
第 三 卷	
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62
第 四 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79
第 五 卷	
穷马周遭际卖钁媪	95
第 六 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104
第 七 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113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121
第 九 卷	
裴晋公义还原配	135

第 十 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146

第 十 一 卷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167

第 十 二 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179

第 十 三 卷

张道陵七试赵升…………… 192

第 十 四 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208

第 十 五 卷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218

第 十 六 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245

第 十 七 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253

第 十 八 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263

第 十 九 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277

第 二 十 卷

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293

第 二 十 一 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305

第 二 十 二 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334

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363
第二十四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374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392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399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412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424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436
第三十卷	
明悟禅师赶五戒·····	450
第三十一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467
第三十二卷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484
第三十三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496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512
第三十五卷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521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535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归极乐..... 563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585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602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628

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本作《羊角哀一死战荆轲》

背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看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昔时齐国有管仲，字夷吾；鲍叔，字宣子，两个自幼时以贫贱结交。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举荐管仲为丞相，位在己上。两人同心辅政，始终如一。管仲曾有几言言语道：“吾尝三战三北^①，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尝三仕三见逐，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尝与鲍叔谈论，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与鲍叔为贾，分利多，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所以古今说知心结交，必曰“管鲍”。今日说两个朋友，偶然相见，结为兄弟，各舍其命，留名万古。

春秋时，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贤纳士。天下之人闻其风而归者，不可胜计。西羌积石山，有一贤士，姓左，双名伯桃，幼亡父母，勉力攻书，养成济世之才，学就安民之业。年近四旬，因中国诸侯互相吞并，行仁政者少，恃强霸者多，未尝出仕。后闻得楚元王慕仁好义，遍求贤士，乃携书一囊，辞别乡中邻友，径奔楚国而来。迤逦来到雍地，时值隆冬，风雨交作。有一篇《西江月》词，单道冬天雨景：

习习悲风割面，濛濛细雨侵衣。催冰酿雪逞寒威，不比他时和气。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还微。天涯游子尽思归，路上行人应悔。

左伯桃冒雨荡风^②，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湿了。看看天色昏黄，走向村间，欲觅一宵宿处。远远望见竹林之中，破窗透出灯光。径奔那个去处，见矮矮篱笆围着一间草屋。乃推开篱障，轻叩柴门。中有一人，启户而出。左伯桃立在檐下，慌忙施礼曰：“小生西羌人氏，姓左，双名伯桃。欲往楚国，不期中途遇雨，无觅旅邸之处，求借一宵，来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容否？”那人闻言，慌忙答礼，邀入屋内。伯桃视之，止有一榻。榻上堆积书卷，别无他物。伯桃已知亦是儒人，便欲下拜。那人云：“且未可讲礼，容取火烘干衣服，却当会话。”当夜烧竹为火，伯桃烘衣。那人炊办酒食，以供伯桃，意甚勤厚。伯桃乃问姓名。其人曰：“小生姓羊，双名角哀，幼亡父母，独居于此。平生酷爱读书，农业尽废。今幸遇贤士远来，但恨家寒，乏物为款，伏乞恕罪。”伯桃曰：“阴雨之中，得蒙遮蔽，更兼一饮一食，感佩何忘！”当夜二人抵足而眠，共话胸中学问，终夕不寐。

比及天晓，淋雨^③不止。角哀留伯桃在家，尽其所有相待；结为昆仲，伯桃年长角哀五岁，角哀拜伯桃为兄。一住三日，雨止道干。伯桃曰：“贤弟有王佐之才^④，抱经纶之志^⑤；不图竹帛^⑥，甘老林泉，深为可惜。”角哀曰：“非不欲仕，奈未得其便耳。”伯桃曰：“今楚王虚心求士，贤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角哀曰：“愿从兄长之命。”遂收拾些小路费粮米，弃其茅屋，二人同望南方而进。

行不两日，又值阴雨，羁身旅店中，盘费罄尽。止有行

粮一包，二人轮换负之，冒雨而走。其雨未止，风又大作，变为一天大雪。怎见得？你看：

风添雪冷，雪趁风威。纷纷柳絮狂飘，片片鹅毛乱舞。团空搅阵，不分南北西东；遮地漫天，变尽青黄赤黑。探梅诗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断魂。

二人行过岐阳，道经梁山路，问及樵夫，皆说：从此去百余里，并无人烟，尽是荒山旷野，狼虎成群，只好休去。伯桃与角哀曰：“贤弟心下如何？”角哀曰：“自古道：‘死生有命。’既然到此，只顾前进，休生退悔。”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单薄，寒风透骨。

次日，雪越下得紧，山中仿佛盈尺。伯桃受冻不过，曰：“我思此去百余里，绝无人家，行粮不敷，衣单食缺。若一人独往，可到楚国；二人俱去，纵然不冻死，亦必饿死于途中。与草木同朽，何益之有？我将身上衣服，脱与贤弟穿了，贤弟可独赍此粮，于途强挣而去。我委的行不动了，宁可死于此地。待贤弟见了楚王，必当重用，那时却来葬我未迟。”角哀曰：“焉有此理！我二人虽非一父母所生，义气过于骨肉，我安忍独去而求进身耶？”遂不许。扶伯桃而行，行不十里，伯桃曰：“风雪越紧，如何去得？且于道傍寻个歇处。”见一株枯桑，颇可避雪。那桑下止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伯桃命角哀敲石取火，熬些枯枝，以御寒气。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来，只见伯桃脱得赤条条地，浑身衣服，都做一堆放着。角哀大惊曰：“吾兄何为如此？”伯桃曰：“吾寻思无计，贤弟勿自误了，速穿此衣服，负粮前去，我只在此守死。”角哀抱持大哭曰：“吾二人死生同处，安可分离？”伯桃

曰：“若皆饿死，白骨谁埋？”角哀曰：“若如此，弟情愿解衣与兄穿了，兄可赍粮去，弟宁死于此。”伯桃曰：“我平生多病，贤弟少壮，比我甚强；更兼胸中之学，我所不及。若见楚君，必登显宦。我死何足道哉？弟勿久滞，可宜速往。”角哀曰：“今兄饿死桑中，弟独取功名，此大不义之人也，我不为之。”伯桃曰：“我自离积石山，至弟家中，一见如故。知弟胸次不凡，以此劝弟求进。不幸风雨所阻，此吾天命当尽。若使弟亦亡于此，乃吾之罪也。”言讫欲跳前溪觅死。角哀抱住痛哭，将衣拥护，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开。角哀再欲上前劝解时，但见伯桃神色已变，四肢厥冷，口不能言，以手挥令去。角哀寻思：“我若久恋，亦冻死矣。死后谁葬吾兄？”乃于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不肖弟此去，望兄阴力相助。但得微名，必当厚葬。”伯桃点头半答，角哀取了衣粮，带泣而去。伯桃死于桑中。后人有诗赞云：

寒来雪三尺，人去途千里。

长途苦雪寒，何况囊无米？

并粮一人生，同行两人死；

两死诚何益？一生尚有恃。

贤哉左伯桃，陨命成人美。

角哀捱着寒冷，半饥半饱，来至楚国，于旅邸中歇定。次日入城，问人曰：“楚君招贤，何由而进？”人曰：“宫门外设一宾馆，令上大夫裴仲接纳天下之士。”角哀径投宾馆前来，正值上大夫下车，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见角哀衣虽蓝缕，器宇不凡，慌忙答礼，问曰：“贤士何来？”角哀曰：“小生姓羊，双名角哀，雍州人也。闻上国招贤，特来归投。”裴仲邀入宾

馆，具酒食以进，宿于馆中。

次日，裴仲到馆中探望，将胸中疑义，盘问角哀，试他学问如何。角哀百问百答，谈论如流。裴仲大喜，入奏元王。王即时召见，问富国强兵之道，角哀首陈十策，皆切当世之急务。元王大喜，设御宴以待之，拜为中大夫，赐黄金百两，彩段百匹。角哀再拜流涕。元王大惊而问曰：“卿痛哭者何也？”角哀将左伯桃脱衣并粮之事，一一奏知。元王闻其言，为之感伤，诸大臣皆为痛惜。元王曰：“卿欲如何？”角哀曰：“臣乞告假到彼处，安葬伯桃已毕，却回来事大王。”元王遂赠已死伯桃为中大夫，厚赐葬资，仍差人跟随角哀车骑同去。

角哀辞了元王，径奔梁山地面。寻旧日枯桑之处，果见伯桃死尸尚在，颜貌如生前一般。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唤集乡中父老，卜地于浦塘之原。前临大溪，后靠高崖，左右诸峰环抱，风水甚好。遂以香汤沐浴伯桃之尸，穿戴大夫衣冠，置内棺外椁，安葬起坟。四周筑墙栽树，离坟三十步建享堂^⑦，塑伯桃仪容，立华表柱，上建牌额。墙侧盖瓦屋，令人看守。造毕，设祭于享堂，哭泣甚切。乡老从人，无不下泪。祭罢，各自散去。

角哀是夜明灯燃烛而坐，感叹不已。忽然一阵阴风飒飒，烛灭复明。角哀视之，见一人于灯影中或进或退，隐隐有哭声。角哀叱曰：“何人也？辄敢夤夜而入！”其人不言。角哀起而视之，乃伯桃也。角哀大惊，问曰：“兄阴灵不远，今来见弟，必有事故。”伯桃曰：“感贤弟记忆，初登仕路，奏请葬吾，更赠重爵，并棺椁衣衾之美，凡事十全。但坟地与荆轲墓相连近，此人在世时，为刺秦王不中被戮，高渐离以其尸葬于此处。神极威猛，每夜仗剑来骂吾曰：‘汝是冻死饿杀

之人，安敢建坟居吾上肩，夺吾风水？若不迁移他处，吾发墓取尸，掷之野外！’有此危难，特告贤弟。望改葬于他处，以免此祸。”角哀再欲问之，风起，忽然不见。角哀在享堂中一梦惊觉，尽记其事。

天明，再唤乡老，问此处有坟相近否。乡老曰：“松阴中有荆轲墓，墓前有庙。”角哀曰：“此人昔刺秦王不中被杀，缘何有坟于此？”乡老曰：“高渐离乃此间人，知荆轲被害，弃尸野外，乃盗其尸，葬于此地。每每显灵。土人建庙于此，四时享祭，以求福利。”角哀闻其言，遂信梦中之事，引从者径奔荆轲庙，指其神而骂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受燕太子奉养，名姬重宝，尽汝受用。不思良策以副重托，入秦行事，丧身误国。却来此处惊惑乡民，而求祭祀！吾兄左伯桃，当代名儒，仁义廉洁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当毁其庙，而发其冢，永绝汝之根本！”骂讫，却来伯桃墓前祝曰：“如荆轲今夜再来，兄当报我。”

归至享堂，是夜秉烛以待。果见伯桃哽咽而来，告曰：“感贤弟如此，奈荆轲从人极多，皆土人所献。贤弟可束草为人，以彩为衣，手执器械，焚于墓前。吾得其助，使荆轲不能侵害。”言罢不见。角哀连夜使人束草为人，以彩为衣，各执刀枪器械，建数十于墓侧，以火焚之。祝曰：“如其无事，亦望回报。”

归至享堂，是夜闻风雨之声，如人战敌。角哀出户观之，见伯桃奔走而来，言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荆轲又有高渐离相助，不久吾尸必出墓矣。望贤弟早与迁移他处殡葬，免受此祸。”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当力助以战之。”伯桃曰：“弟阳人也，我皆阴鬼；阳人虽有勇烈，尘

世相隔，焉能战阴鬼也？虽刍草之人^⑧，但能助喊，不能退此强魂。”角哀曰：“兄且去，弟来日自有区处^⑨。”次日，角哀再到荆轲庙中大骂，打毁神像。方欲取火焚庙，只见乡老数人，再四哀求，曰：“此乃一村香火，若触犯之，恐貽祸于百姓。”须臾之间，土人聚集，都来求告。角哀拗他不过，只得罢了。

回到享堂，修一道表章，上谢楚王，言：“昔日伯桃并粮与臣，因此得活，以遇圣主。重蒙厚爵，平生足矣，容臣后世尽心图报。”词意甚切。表付从人，然后到伯桃墓侧，大哭一场。与从者曰：“吾兄被荆轲强魂所逼，去往（住）无门，吾所不忍。欲焚庙掘坟，又恐拂土人之意。宁死为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战此强魂。汝等可将吾尸葬于此墓之右，生死共处，以报吾兄并粮之义。回奏楚君，万乞听纳臣言，永保山河社稷。”言讫，掣取佩剑，自刎而死。从者急救不及，速具衣棺殓殓，埋于伯桃墓侧。

是夜二更，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喊杀之声闻数十里。清晓视之，荆轲墓上，震烈如发，白骨散于墓前，墓边松柏，和根拔起。庙中忽然起火，烧做白地。乡老大惊，都往羊左二墓前，焚香展拜。从者回楚国，将此事上奏元王，元王感其义重，差官往墓前建庙，加封上大夫，敕赐庙额，曰“忠义之祠”，就立碑以记其事，至今香火不断。荆轲之灵，自此绝矣。土人四时祭祀，所祷甚灵。有古诗云：

古来仁义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间。

二士庙前秋日净，英魂常伴月光寒。

注 释

①北：败北，打败仗。②荡风：顶风。荡：冲撞；触碰。③淋雨：

连绵雨。也可指大雨。④王佐之才：辅助帝王创业治国的才能。⑤经纶之志：治理国家的志向。⑥不图竹帛：不想建功立业，在史册上留名。竹帛：竹简和白绢，古代用以书写文字。后引申为书册、史乘。⑦享堂：供奉祖先或神佛的房舍。⑧刍草之人：割草的人。这里借指力气大的活人。⑨区处：筹划；安排。

第 八 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古人结交惟结心，今人结交惟结面。结心可以同死生，结面那堪共贫贱？九衢^①鞍马日纷纭，追攀送谒无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边拜舞犹弟兄。一关微利已交恶，况复大难肯相亲？君不见当年羊左称死友，至今史传高其人。

这篇词，名为《结交行》，是叹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平时酒杯往来，如兄若弟；一遇虱大的事，才有些利害相关，便尔我不相顾了。真个是：酒肉弟兄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还有朝兄弟，暮仇敌，才放下酒杯，出门便弯弓相向的。所以陶渊明欲息交，嵇叔夜欲绝交，刘孝标又做下《广绝交论》，都是感慨世情，故为忿激之谭^②耳。如今我说的两个朋友，却是从无一面的。只因一点意气上相许，后来患难之中，死生相救，这才算做心交至友。正是：

说来贡禹冠尘动^③，道破荆卿^④剑气寒。

话说大唐开元年间，宰相代国公郭震，字元振，河北武阳人氏，有侄儿郭仲翔，才兼文武，一生豪侠尚气，不拘绳墨，因此没人举荐。他父亲见他年长无成，写了一封书，教他到京参见伯父，求个出身之地。元振谓曰：“大丈夫不能掇

巍科^⑤，登上第，致身青云，亦当如班超、傅介子^⑥，立功异域，以博富贵。若但借门第为阶梯，所就岂能远大乎？”仲翔唯唯。

适边报到京：南中洞蛮作乱。原来武则天娘娘革命^⑦之日，要买嘱人心归顺，只这九溪十八洞蛮夷，每年一小犒赏，三年一大犒赏。到玄宗皇帝登极，把这犒赏常规都裁革了。为此群蛮一时造反，侵扰州县。朝廷差李蒙为姚州都督，调兵进讨。李蒙领了圣旨，临行之际，特往相府辞别，因而请教。郭元振曰：“昔诸葛武侯七擒孟获，但服其心，不服其力。将军宜以慎重行之，必当制胜。舍侄郭仲翔颇有才干，今遣与将军同行。俟破贼立功，庶可附骥尾以成名耳。”即呼仲翔出，与李蒙相见。李蒙见仲翔一表非俗，又且当朝宰相之侄，亲口嘱托，怎敢推委？即署^⑧仲翔为行军判官之职。仲翔别了伯父，跟随李蒙起程。

行至剑南地方，有同乡一人，姓吴，名保安，字永固，见任东川遂州方义尉。虽与仲翔从未识面，然素知其为人义气深重，肯扶持济拔人的。乃修书一封，特遣人驰送于仲翔。仲翔拆书读之，书曰：

吴保安不肖，幸与足下生同乡里，虽缺展拜^⑨，而慕仰有日。以足下大才，辅李将军以平小寇，成功在旦夕耳。保安力学多年，仅官一尉。僻在剑外，乡关^⑩梦绝。况此官已满，后任难期，恐厄选曹之格限^⑪也。稔闻^⑫足下分忧急难，有古人风。今大军征进，正在用人之际。愧垂念乡曲^⑬，录及细微，使保安得执鞭从事，树尺寸^⑭于幕府，足下丘山之恩，敢忘衔结^⑮？

仲翔玩^{①⑥}其书意，叹曰：“此人与我素昧平生，而骤以缓急相委，乃深知我者。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与之出力，宁不负愧乎？”遂向李蒙夸奖吴保安之才，乞征来军中效用。李都督听了，便行下文帖，到遂州去，要取方义尉吴保安为管记^{①⑦}。

才打发差人起身，探马报蛮贼猖獗，逼近内地。李都督传令，星夜趲行。来到姚州，正遇着蛮兵抢掳财物，不做准备，被大军一掩，都四散乱窜，不成队伍，杀得他大败全输。李都督恃勇，招引大军，乘势追逐五十里。天晚下寨，郭仲翔谏曰：“蛮人贪诈无比，今兵败远遁，将军之威已立矣，宜班师回州，遣人宣播威德，招使内附，不可深入其地，恐堕诈谋之中。”李蒙大喝曰：“群蛮今已丧胆，不乘此机扫清溪洞，更待何时？汝勿多言，看我破贼！”

次日，拔寨都起。行了数日，直到乌蛮界上。只见万山叠翠，草木蒙茸^{①⑧}，正不知那一条是去路。李蒙心中大疑，传令暂退平衍^{①⑨}处屯扎，一面寻觅土人，访问路径。忽然山谷之中，金鼓之声四起，蛮兵弥山遍野而来。洞主姓蒙，名细奴逻，手执木弓药矢，百发百中。驱率各洞蛮酋穿林渡岭，分明似鸟飞兽奔，全不费力。唐兵陷于伏中，又且路生力倦，如何抵敌？李都督虽然骁勇，奈英雄无用武之地。手下爪牙看看将尽，叹曰：“悔不听郭判官之言，乃为犬羊所侮。”拔出靴中短刀，自刺其喉而死，全军皆没于蛮中。后人诗云：

马援铜柱^{②⑩}标千古，诸葛旗台镇九溪^{②⑪}。

何事唐师皆覆没？将军姓李数偏奇^{②⑫}。

又有一诗，专咎李都督不听郭仲翔之言，以自取败。诗云：

不是将军数独奇，悬军深入总堪危。